

红色记忆·丛书



NANYUE HONGSE
—— YIWEN ——

南粤红色逸闻

周恩来、蒋介石演讲斗法 / “美人计”除叛徒
“交通王”装哑巴递情报 / 邓中夏学说广州话
小交通员营救美军飞行中尉 / 东纵将领遇刺
娘子军甘当诱饵 / 陈独秀广州“点火”
彭湃儿子不认祖母 / 短枪队虎穴除汉奸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粤红色逸闻

曾锋 骆田茵 编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粤红色逸闻/曾锋, 骆田茵编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5
(红色记忆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7124 - 4

I. ①南… II. ①曾… ②骆… III. ①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0360 号

南粤红色逸闻

曾锋 骆田茵编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出版策划: 钟永宁

责任编辑: 肖风华 段太彬

装帧设计: 艺和天下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7124 - 4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1487 83790604 邮购: (020) 83781421



NANYUE HONGSE YIWEN

南粤红色逸闻

叶剑英秘密入党 / 001

《黄埔潮》批评蒋介石 / 004

周恩来、蒋介石演讲斗法 / 009

杨望只身破寨 / 015

陈延年斥陈独秀书生主政 / 019

小陈郁持刀砍地主 / 021

“美人计”除叛徒 / 024

陈济棠借红军牵制蒋介石 / 027

廖仲恺罹难 蒋介石得利 / 029

妇女粉枪队左手提刀杀敌 / 033

铁姑娘乔装攻城 / 034

蔡和森广州被凌迟 / 036

陈赓救蒋介石 / 037
刑场上的婚礼 / 039
“农民大王” 彭湃耍魔术 / 041
毛泽东曾说彭湃不懂军事 / 044
政工员抗日前线稳军心 / 047
广州起义泄密提前进行 / 051
广州起义者遭错批 / 055
冯白驹海口打骨牌 / 060
国民党父亲与共产党儿子 / 062
冯白驹错打韩练成 / 063
罗绮园霸占同志妻子 / 066
“运盐就是运黄金” / 068
短枪队虎穴锄汉奸 / 069
周恩来解救廖承志 / 071
“烂崽学生” 智斗 “烂崽厅长” / 073
“红色甲工” 的 “四大金刚” / 077
叶挺养猪 / 080
古大存省药 / 082
“交通王” 装哑巴送情报 / 084
欧阳格谋官害命 / 086
谭植棠劝兄莫当官 / 088
范石生助朱德下广东 / 090
小交通员营救美军飞行中尉 / 093
清剿反动 “童子军” / 095

武林高手助南海农运 / 096
李及兰“放虎归山” / 099
邓中夏学说广州话 / 102
叶挺：“大家要有福共享！” / 104
共产国际代表“纸上谈兵” / 106
红军城口救火 / 110
火柴头当麻药防逼供 / 112
陆丰“长发党”、“白旗会”反苏维埃 / 115
共产党“犯人”审法官 / 117
东纵将领遇刺 / 119
叶挺出狱后即入党 / 122
香港深夜建电台 / 123
母瑞山上吃“革命菜” / 125
娘子军甘当诱饵 / 128
庆功宴上国民党降官发难 / 131
杨匏安拒分私货 / 134
陈独秀广州“点火” / 137
“七杀令”震慑地主恶霸 / 139
冼星海巴黎获奖“饭票” / 142
十万山区反“围剿” / 145
潮安“七日红” / 148
学生哥歃血为盟参加革命 / 150
阮啸仙装“瞎子摸路” / 152
朱森叛变 / 154

彭湃儿子不认祖母 / 158
周佛海逃会 / 160
陈公博叛变 / 162
活捉新丰县县长罗联辉 / 164
梁培基“恐吓政府” / 165
蒋军“保护”苏联顾问 / 167
何香凝卖画劳军 / 169
叶挺论良心与觉悟 / 171
农讲所里的俄国老师 / 173
陈大年书房藏杨匏安 / 176
知识分子黑夜接收武器 / 178
参考文献 / 182

叶剑英秘密入党

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是粤军中颇有才华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前，已是师参谋长。1924年夏天，叶剑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共产党员已经很熟悉叶剑英了，叶剑英的入党申请在他们看来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叶剑英身份特殊，是粤军中的知名将领，能否发展他入党，黄埔党支部不大敢做主，他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上级。

中共广州方面的组织，拒绝了这一申请。原因之一是国共合作后，陈独秀等中共高层领导对在国民党内发展中共组织的问题，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们生怕引起国民党人的怀疑和不满。一般中层以上的国民党军官都因为这一层原因被拒在共产党的大门外。

黄埔支部派了叶剑英的老乡熊锐，找叶剑英谈话。熊锐说：“我们都认为你是个优秀的革命军人，但加入共产党，必须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化。因此党认为还有对你继续进行考验的必要。”

蒋介石也一直在想方设法把叶剑英收归己用。蒋介石和叶剑英在1921年就相识了，在陈炯明叛变时，又共同在珠



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的叶剑英





江的军舰上护卫孙中山，彼此很熟悉。蒋介石十分赏识这位广东将领，每每把重要的位置委派给他，如北伐中，就曾两度委派叶剑英当师长。蒋介石甚至允许他佩剑直入其私邸。

1926年南昌之役后，蒋介石任命叶剑英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还规定了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军纪。那时，当个国民革命军的师长既神气又阔气，出门不是骑马，就是坐轿子，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在经济上实行委任经理制，即包干制，一个月全师军饷15万块银元。叶剑英当师长，从不克扣军饷。他告诫军需处长，不能贪污，每个月发完饷要清理账目，向他报告。他在公务之余，常教身边的人骑马、射击，没有一点“官架子”。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江西也很快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反共分子也在全城实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摆在叶剑英面前有两条路，或者继续留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为蒋效命。蒋需要利用他的威望和才干，笼络人心，控制南粤。或者脱离蒋介石，另寻出路。是反蒋，还是投蒋？叶剑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927年叶剑英在江西吉安毅然通电反蒋

1927年，叶剑英在江西吉安毅然通电反蒋。选择这条险路，在他内心深处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究竟跟着谁走？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两三万元收入，做两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



十足的反革命！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是出路。所以我就下了决心，通电全国反蒋。”叶剑英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

叶剑英签发反蒋通电，大出蒋介石的意料，刚开始蒋介石还不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们。”

最终，蒋介石得知叶剑英的新编二师暴动的消息，大为恼火，7月28日，国民党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

叶剑英在武汉国民议会谈到自己为什么反蒋：“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时，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虽然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靠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

不久叶剑英就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希望李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心里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周恩来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进行疯狂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牺牲了，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武汉报纸每天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叶剑英却在这无比危险艰难的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埔潮》批评蒋介石

1925年，珠江环抱着长洲岛平静地流淌着，岛上的黄埔军校宿舍里传来争吵声：

“军需处那班老爷又克扣我们的伙食费了，饭堂里的菜没有油水，像吃木片一样，米饭像吃土……”

“早该在《黄埔潮》上骂骂他们了！让蒋校长来管一管。”

“孙文主义学会又在搞阴谋了，共产党员忠心为着工农革命，国民党右派这班小人！蛀虫！一天到晚就只想着防范共产党人，限制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来搞国民革命的，是来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



黄埔军校旧址



“国民党右派那班人，一个个只想着老家的产业永世不衰，城里的生意越做越大，自己在黄埔毕业镀了金，好回家当大官作威作福。”

有人压低了声音，说：“蒋校长自己就是脱离民众的，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黑帮利益的代表。上梁不正下梁歪，要骂国民党，就要先骂蒋校长！”

“好，好，赶紧叫余洒度、恽代英同志在《黄埔潮》上写文章，不过，要注意措辞，注意斗争的策略。”

鼎鼎有名的《黄埔潮》是黄埔军校于1925年10月创办的半周刊，每周星期三、六出版。上面有《评论》、《大事评述》、《短兵》等栏目，以登载政治论文和时评文章为主。当时，蒋介石尚未掌握大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人来替他“干革命”，共产党员尚能在国民革命军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这份刊物有权自由批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施以明枪暗箭、冷嘲热讽。这样《黄埔潮》便成了国民党右派的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黄埔潮》



1925年到1927年的形势对共产党人非常有利，老百姓苦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民不聊生；青年都积极要求革命；孙中山逝世之前，国共合作、扶助农工是全国的主潮，虽然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革命，但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占绝对优势。同时，蒋介石在与胡汉民、汪精卫的权力角逐中，也需要共产党人和群众的支持。

廖仲恺遇刺后，胡汉民被赶走，国民党逮捕了几个右派分子。汪精卫看大势尽在联俄联共，便也表现得很革命，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黄埔军校党代表。革命的风气一时非常浓厚，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共产党人地位很高。黄埔学生要找汪精卫，可以一直走进汪公馆，不受阻拦。

形势既然如此，蒋介石表面上便对共产党人和黄埔学生很客气。蒋有什么错误的言论和行动，《黄埔潮》上也可以登出来批评，蒋还得及时解释答复。这是蒋介石最恼火最害怕的一点，可是他不得不装作尊重共产党人，摆出为了革命从谏如流的高姿态。

当时黄埔军校军需部想尽法子克扣学生的伙食费，从中截留军需款项，大发其革命财。中共党员章琰写文章在《黄埔潮》上揭露当时军官把持财政、军费落入私人腰包的种种弊端，强调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实行军需独立，加强军需监督。

蒋介石一看，赶紧在讲话中附和共产党人：“比方前天有一个见习官领了一些衣服，到了队上又不够数了，这就是经理不好的明证。以前发给各队的东西，想必也有丢失的。”接着又大讲军队要办好，必须军需独立，加强军需监督，“要组织一个本校财政的监督委员会，从教职员、学生中选几个人，监督黄埔军校财政的收入与支出，财政完全公开”。

国民党右派忌恨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得势，便在黄埔军校里串联起来组织“黄埔同学会”，总是给工农运动和宣传设置各种障碍。黄鳌在《黄埔潮》上发表文章，巧妙地骂他们：“黄埔同学会应该以工农群众为基础，因为国民党是工农群众的党，同学会应该和党保持一致。如果不以工农为基础，那岂不是和党闹分裂？”他又斥骂蒋介石之流身上的封建习气，“国民革命不是封建时代几个英雄的事业那样的，也不是黄埔同学会一部分同志的事业，而是全中国民众的”。黄鳌拿了孙中山的理论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专权、排斥共产党：“黄埔同学会的同学不是同学关系，而是革命的



“黄埔同学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旧址

同志关系，不要歧视非同学、非黄埔的同志。”他揭露了国民党右派以封建、宗派思想去控制黄埔学生的企图。

蒋介石看了这样的文章窝了一肚子的火，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得大唱特唱这样的高调，以骗取共产党人和群众的支持，树立自己在革命者当中的威信。

为了应付《黄埔潮》对国民党背离工农革命的批评，蒋介石不得不大演其戏。他对黄埔第三期入伍生发表讲话，声泪俱下，要“继续总理生命”，甚至咬牙切齿地表态：“若是本校长的行动与主义有所违背，就是三民主义的叛徒，你们就可以当他是仇敌，也可杀死他。”1925年9月，当有人喊出“反共产”口号时，蒋介石发表演说，表现得比共产党人更像共产党人，比《黄埔潮》更革命：“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





1925年年底，蒋介石又进一步发誓，共产主义也是国民党的命脉：“国民党的遗产和命脉是什么？是总理一线相传下来的，这血统是党内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二者凝集而成的。牺牲的先烈，我们不必问他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死，还是为了非共产主义而死。我蒋中正要率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诸位同志，誓死实行总理的革命主义。我为国民革命而死，为三民主义而死，也就是为共产主义而死。”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组织，他们宣传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硬把孙中山说成是孔孟的继承人。《黄埔潮》的副刊画了一幅漫画：戴季陶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十分吃力地背着孙中山先生进孔庙，孙中山先生两眼落泪，旁边站着的洋人、军阀、党棍、财东，纷纷拍手叫好。漫画很快传遍了军校内外，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大吵大闹，蒋介石大为光火。周恩来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作画的人影响国共合作，并向蒋介石表示了歉意。

其实这一时期蒋介石摆出这样的高姿态是不得已的，东征也好，北伐也好，他都需要这些不怕死的、充满着革命激情和理想的共产党人打头阵。共产党人那时又掌握着许多实权，在国民党中央及各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人很多，如毛泽东就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在黄埔军校，邓演达、严重等人广受军校学员拥护，引导着那里的形势。

本来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力量是占优势的，如果当时左派势力得到支持，那蒋介石就没有机会了。然而在权力角逐中，蒋介石利用了廖仲恺被刺之后的种种机会，竭力扮演出高大的革命形象，骗取民心，树立自己的威信，暗中则竭力扶植起自己的势力，将左派和共产党人挤压出去。当时的共产党人没有抓住机会，不敢斗争，因此越让步，右派的气焰越嚣张，国民党左派也就越加动摇，最后终于造成武汉左派势力的垮台，宁汉合流，一起来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就这样丧失了。



周恩来、蒋介石演讲斗法

周恩来、蒋介石都是风云人物，从国共合作到敌对，两人或友或敌，周一时被打为一号通缉犯，一时又被倚重为股肱之才。明的暗的，两人斗智斗力，各逞其才。但在国共合作时期，与蒋介石争斗的结果，是周恩来和共产党处于守势。

在南开同学吴国桢眼中，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只是由于声音太尖，才只获得了第五名。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因为演戏出色，周恩来经常收到大量的向他表示崇拜的信。

周恩来与蒋介石争锋首先是在黄埔军校。

蒋介石一代枭雄，长于鼓动人心。为了鼓舞黄埔军校学生立志革命，蒋介石颇费心血。军校学员常见蒋校长在早晨天色还未明，便一个人站在校园中，凝神沉思。

为了鼓动军校的学员，蒋介石慷慨激昂，甚至斥责戴季陶是“总理的不肖之徒”。他经常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常常异常严肃地对学员们说：“我们跟孙总理干革命，就应当不怕苦，不怕死。我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已极贫弱，在国际上被外国人瞧不起，加以军阀各据一方，争夺地盘，横征暴敛，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



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周恩来



义，打倒军阀，救国救民。你们跟着我干革命，我们共同努力来把国家搞好。我如果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你们任何人都可以起来打倒我！”学员们此刻并不知道对政治家要听其言观其行，更不知道对政治家要不止观其一时之行，所以听了蒋的训话他们无不感动涕零。

周恩来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先到军校大花厅发表演讲。周恩来的演讲引得掌声雷动。军校学员陈赓看到同乡宋希濂正听得入神，小声问道：“怎么样？周主任也是栋梁之材吧！”宋希濂对周恩来佩服之极：“当然，周主任是栋梁之材，而且是年轻的栋梁之材！”在政治部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矛头直指蒋介石：“过去的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军校也没有多少政治工作可言。蒋校长门前挂的是‘登高望海远，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流传的是蒋校长编写的《曾、左治军语录》。这样怎么能训练出真正的革命干部呢？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革命军人第一要义在于拥有人民的感情，这是军人战斗动力的源泉，而这一点，蒋校长是不理解的。于是周恩来又接着说：“我们要使军队成为被压迫阶级用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具，革命军人们要认识到中国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必须通过殊死的战斗才能解除这种压迫与痛苦。革命军人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是为了解除人民的痛苦。”

在黄埔军校，在蒋介石的勇鸷沉雄、悲慨担当之外，周恩来另开一种朴实晓畅、感人至深的风格，学员们都说周主任的讲课最能感动人，带队的长官也经常肃立一旁，静听到底。有人还写了一首《清平乐》来形容他讲课的情景：

风儿止步，雀儿悄悄顾。

屏听堂上细谈吐，拨尽心头迷雾。

一副和蔼笑容，亲如浩荡春风。

红棉摄其笑靥，衬得花儿彤红。

1925年2月4日，国民党东征军攻下东莞县城，蒋介石、周恩来进驻东莞县署。第三天，两人应邀出席东莞商会欢迎东征军大会。蒋介石激昂的一席话打动了所有商会代表：“我军是真正革命军，以革害国害民贼之